

第十八章 投資

麥都思和黃芳開啟的英中“公同”審理英華交雜案件的談判，8個月后在他們各自的后任手中達成共識。1864年5月1日，在新任總領事巴夏禮和新任署理上海道台應寶時的協議下，一間名為“洋涇浜北首事務衙門”的中國公堂在英國領事館內正式開始辦公。有趣的是，這時候的英租界已和美租界合並，稱為上海公共租界，而頭疼的英華交雜案件率卻急劇下降，因為對長毛的戰爭終於接近尾聲，租界裡的華人紛紛復員還鄉，華人人口大幅減少。

過去四年，戰爭就像鼓風機，把繁榮吹遍租界的每一個角落，而華人人口在租界的百倍成長，就像不斷漲潮的滔滔江水，把吹滿風帆的租界巨輪，輕輕托起，推向和超越一個又一個輝煌的目標。

江水驟然停止漲潮，向低處退去。巨輪會擱淺嗎？這是租界裡每一個洋行大班都在思考的問題。

儀和洋行大班威廉凱塞克，剛剛收到擔任工部局總董的寶順洋行大班亨利顛地的邀請，約他下午4點去禮查飯店飲午茶，討論一項有趣的投資計劃。24年前，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時，儀和洋行和寶順洋行是共過患難的，林則徐在虎門焚燒的兩萬箱鴉片，損失最重的為首兩家洋行，就是儀和和寶順。今天在上海，儀和和寶順的生意都已漸漸脫離鴉片買賣，邁向其他行業。兩家都大幅投資房地產，碼頭，倉庫。此外，儀和洋行側重於工農業加工；寶順洋行側重於金融，和沙遜洋行同為即將開業的香港匯豐銀行創始股東。

赴約前，凱塞克請分行買辦林泰勒和律師高易來自己的書房研究一份洋行總部從香港發來的文件。

古色古香的茶幾上，荷蘭陶瓷茶具裝著熱騰騰的錫蘭茶水。買辦，一身筆挺棕色西裝配著黃底綠花的領結，有點發福的身體依然像從前在“玫瑰號”上當幫辦時那樣充滿活力。律師穿著深色上裝米色西褲，沒有戴領帶，這是他今天出席的第三次商業會議。第一次是作為新任董事出席大英自來火房的董事會議，第二次是作為稅務顧問出席景八爺的鎮江船運公司關稅審計會議。買辦和律師坐在皮圈椅裡，皮椅的臂上套著白緞繡金臂套。大班把一隻牛皮信封交給買辦，自己端著茶退到書桌后，在雕花高背靠椅裡坐下。

“這是總買辦唐廷樞先生從香港總部發給我們的。”大班對還沒有看到信封內文件的高易說，“律師，唐先生曾在大清江海關工作，你認識他嗎？”

”認識。那時，唐先生是江海關七品通事，他學問很好，我曾經向他請教過一個翻譯上的疑問。“

大班在等待林泰勒看完信的同時，告訴高易，唐先生不僅學問非凡，而且精通生意，他曾是儀和洋行最大的棉花供應商，後來和儀和達成交易，把他開辦的棉花行‘修華號’賣給儀和，自己成了儀和的總買辦。這次他來信，是要求儀和上海分行兩周內完成書面報告，列出下一年度的投資規劃。

買辦林泰勒看完信后，大班把信和信封交給高易。

“買辦，律師，今天請你們來，就是想聽聽買辦對下一年投資項目的意見，請律師介釋有關項目的法律問題。泰勒，你準備好了嗎？還是需要更多的時間？”

買辦林泰勒理了理黃底綠花的領結說：“唐先生對規劃的要求很清楚。第一，投資重點；第二，三年回報率；第三，風險預測。根據這樣的要求，我對分行下一年度的投資意見和去年相仿：繼續擴大對絲紡工廠的投資，繼續擴大對造船修船業的投資，繼續擴大對房地產的投資。無論是從蘭開夏直接運來的洋布，還是儀和紡絲局在上海生產的機紡產品，都已經在上海租界和周邊地區打開市場，隨著鎮江，九江，漢口，天津四個新租界的出現，機制的紡織產品會銷路大增，儀和紡織局下一年度必須增加設備，增加工人，增加

產量，質量向蘭開夏的產品看齊，才能不失時機，佔有新租界裡的市場。我會根據在上海產銷機紡產品的經驗，用最保守的估計，算出機紡產品今后三年的回報率。最大的風險就是，如果分行不投資擴大機紡生產，分行就會被其他洋行擠出中國的機紡織品市場。“

”林買辦，打斷一下。有沒有華商經營機紡工業的？“大班撫摸著修剪得十分整齊的金黃色胡子，問道。

“沒有，”林泰勒確定大班沒有進一步問題后，繼續說：“分行在下一年裡還必須增加對造船修船業的投資。目前，各洋行在中國共有18家造船修船廠，其中12家開在上海，最大的是祥生造船公司和耶鬆修船廠，另外有兩家寧波商人的修船廠也開在上海。順便說一下，我們的老顧客鎮江景八爺據說對修船造船廠也很有興趣。這一行業的前途看好。是因為瓣子軍攻下江寧后，從上海到揚子江中上游的船運將通行無阻。過去，西人的船往返香港上海而已。今后，西人的船將以上海為樞紐，西到漢口，北到天津，南到香港，東到大阪，所有的貨輪客船，無輪是繞了半個地球的千噸蒸汽船，還是沿蘇州河向西開的小火輪，都要在上海修理，補給，下水。所以投資這一行業沒有風險，隻有越來越多的生意。”

“林買辦，投資船廠需要購買很多零件，”大班凱塞克想起一個細節。“這些零件從英國南安普敦訂購，運來，需要多長時間？”

“一年，”買辦明白大班話裡的意思。“不過，船廠大部分的零件可以在上海當地製造。有一個叫方舉贊的華人，開了一家‘發昌機器廠’，隻要給零件圖紙，他的廠就會造出零件來，質量不比南安普敦差。”

大班抬了一下眉毛，沒有作聲。他像大多數盎格魯薩克遜人一樣，善於控制情緒，對值得驚訝的事情，用眉毛的角度來代替語言的表達。

“除了機紡和船廠，分行在下一年度必須繼續投資房地產。”買辦開始陳述下一個投資重點。“投資房地產，在過去的10年，是一項不用動腦筋，穩賺不賠的生意。從今年起，卻有人開始退卻，退出房地產市場。原因是顯然的：華人正在離開租界，租界人口正在減

少。所以，對我繼續投資房地產的堅持，我需要大班向總行轉達我的如下理由：

”孤立地看，上海房地產的價格是隨著華人人口的增長而漲起來的，現在潮水退了，靠潮水托起來的地價，當然跟著會降下來，而且確實正在下降，那麼為什麼還要往越來越淺的水裡跳？我猜想這可能是你，大班，還有你，律師，現在心中的疑問。為了解開這個疑問，請兩位和我一起，將今天的上海和10年前的上海作一個比較：10年前，上海租界隻和周邊地區有貿易，貿易的大部是鴉片買賣，泥城橋以西的中國，對上海租界來說，就是不能逾越的邊疆；10年后的今天，長江沿江城市全部向西人開放，上海已成為沿江城市中最重要商品集散地，分布在上海租界的大量商號，倉棧，錢庄，銀行，工廠，不再單純是租界裡幾千洋人和租界裡幾十萬華人之間互動的生財工具，而將是撬開一個人口超過一萬萬的超級大市場的利器。這個超級大市場包括金融，航運，船舶，紡織，糧食在內，生意會超過大英帝國在印度的整個買賣，而上海租界就是這個超級大市場的首都。不錯，戰爭的結束，會使幾萬甚至幾十萬華人離開上海，造成地價滑落。但是，超級大市場的開始，會有幾十萬甚至幾百萬華人涌來上海，地價又會飛漲。大班，律師，這就是我要求分行下一年度在上海逢低買進，繼續投資地產的理由。儘管三年內的投資回報率可能是負的，但是現在不繼續投資地產，五年后儀和洋行將淪為二等洋行。“

“泰勒，你的發言可以拿到英國國會，向那些偏重英印貿易，看輕英中貿易的議員們發表。”大班輕輕點頭，露出欣賞葡華混血兒口才的微笑。“是的，儀和洋行從成立那天起，就沒有準備做老二，儀和的精神就是不惜成本，取得最好結果。剛才你說的逢低買進，眼前有沒有目標？”

”有。“林泰勒轉動一下翠綠色的眼珠。”從靜安寺往北直到蘇州河，有條當初根據賀伯海軍上將要求開辟的軍用道路。這條道路的土地是由大清‘會防局’批准給英法聯軍的，道路上的設施是用工部局發行的戰時公債建造。儀和洋行是認購這項公債的大戶。當時說好，工部局用戰時擴充的土地來償還公債本金，公債認購戶有購買這些土地的優先

權。現在，這條軍用道路已退役，估計工部局很快要從聯軍手裡接管這條道路，放上市場拍賣。這塊土地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北端濱臨蘇州河，河邊廢棄的軍用碼頭可以轉為民用。我們應該利用公債的優先購地權，趁目前地價下降，競爭低迷，買下這片土地。“

”聽起來，真是一件不錯的買賣。我支持你。“大班表態。

”不過，這塊地皮並不在租界裡，“林泰勒的綠眼珠又轉了一圈。

”喔，是這樣？律師，你覺得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大班問。

“這是個灰色地帶，”高易回答，”牽涉到英人有沒有權利永租租界以外的土地？以及在租界外永租到的土地和租界內永租到的土地，是否享有同等法律地位？先來看第一個問題：英人有沒有權利永租租界以外的土地？《虎門條約》是第一個對英人在中國租用土地下定義的條約。該條約裡有一款是這麼說的：‘允准英人攜眷赴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由中華地方官與英國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議定於何地方，系准英人租用；租價務求平允，華民不許勒索，英商不許強租。英國管事官每年以或建屋若干間，或租屋若干所，通報地方官，轉報立案；惟房屋之增減，視乎商人之多寡，商人之多寡視乎貿易之衰旺，難以預定額數。’根據這樣的條款，英人在五個通商口岸內的任何地方，不局限於租界，隻要沒有強租，都有權租用土地。”

聽到這裡，林泰勒鬆了口氣，和大班凱塞克不露表情的臉色形成鮮明對比。

高易繼續說下去：

”關於第二個問題，在《虎門條約》的基礎上訂立的第二次《上海土地章程》有這樣的規定：‘准其購買租界以外連接之地，相隔之地，或照兩下言明情願，接受西人或中國人之地，以便編成街道及建造公花園，為大眾游玩怡性適情之處，所有購買建造與常年修理費用准由工部局收受捐項內隨時支付，但此等街道，公園專為公用與租界以內居住之人同沾利益。’說到這裡，我想大班和買辦都已注意到，這裡面有一句值得謹慎推敲的話：’以便編成街道及建造公花園，為大眾游玩怡性適情之處。‘“

”這是否意味取得這塊退役的軍用道路后，隻能用作街道或公園？“林泰勒問。

“如果是這樣的話，這塊土地的升值潛力有限。”大班的語氣依然很談定。

”不是說面臨大街的土地通常會升值更快嗎？“高易用反問代替正面回答。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高易律師。“

”林買辦，你有沒有去看過那條軍用道路有多寬？“

”用中國尺寸，大約7到8丈寬。“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律師向一臉疑惑的大班和買辦解釋：”租界街道的寬度是按照《土地章程》對現代化街道的要求修建的。目前，在租界最寬的兩條街是黃浦灘路和打繩路（九江路），包括街邊的附屬設施，如街燈，植樹，瀉水渠，共寬3.5丈。以此為標準，這條從靜安寺往北連接蘇州河的軍用道路，可以改建成寬3.5丈的民用道路，余下的就是臨街的土地，不是會升值很快嗎？“

”喬治，你的方案，一語驚醒夢中人！“大班和買辦一齊笑容綻開。當然，他們誰也沒有料到，這個購買從靜安寺到蘇州河軍用道路的計劃，誕生了日后繁華的極司非路，也就是下一世紀的萬航渡路。

”還有一個重要的優惠，“律師錦上添花。”把軍用道路改為街道或花園的費用是工部局收受捐項內隨時支付的。“

”泰勒，看來我剛才對你的支持沒錯。這確實是一樁穩當的地產買賣。謝謝你的解說，喬治。”

”其實，這並不是我們單獨碰到了這個問題。從靜安寺往南到徐家匯，沿著法租界的界外，也有一條類似的軍用道路，法租界公董局已經把那條軍用道路拿上市拍賣。如何既保持街道或公園的功能，又給土地享有升值空間，同樣是法租界那邊的投資人面臨的問題。我想，他們最終的答案跟我剛才的建議，應該差不多。”

“但願知道你這個答案的人不多，不然我們就會遇到激烈競爭了。”大班收斂笑容，

因為他想到待會兒要跟顛地開會，那個寶順洋行的大班是否想建議共同投資這塊退役的軍用道路呢？

”我會保密的，“律師要大班安心。

”林買辦，請把我們剛才會議的結論，寫進給總買辦唐先生的報告。我還要出席一個會議，不留兩位下午茶了。請原諒。”大班從有蓋子的上裝背心裡掏出帶著銀鏈的懷表，買辦和律師知趣地告退。

凱塞克大班擔心顛地大班也在算計這塊地產是有根據的。當初，工部局發行戰爭公債時，寶順洋行也是認購公債大戶，所以在戰后拍賣租界擴充的土地時，寶順洋行跟儀和洋行具有同等的優先權。雖然，在租地人會議上凱塞克大班慣常支持工部局董事會的決議，但是交情歸交情，生意是生意，這個擔任工部局董事會總董的顛地大班，會不會預見到在退役軍用土地的拍賣上和儀和競爭，今天先發制人，在下午茶上提出什麼讓儀和吃虧的方案呢？

凱塞克大班帶著這份擔心，在一小時后見到了顛地大班。

亨利顛地兩頰隆起酒窩，挂著常備的微笑，在禮查飯店大餐廳旁的一間精致貴賓室裡招待凱塞克大班下午茶。除了站在門外戴白領結的首席侍者，貴賓室裡隻有兩位大班，他們坐在繡花緞面的肉色桃花心木扶手椅裡。鋪著滾蕾絲邊枱布的餐桌中央站著景泰藍瓶，瓶內插滿鮮花。牆上挂著波斯壁毯，毯下是碩大氣派的桃花心木餐具櫥，透過玻璃櫥窗，看得到裡面領人贊嘆的仿古瓷餐具和銀質刀叉。

餐桌上，景泰藍瓶的前面，顯眼地放著三層茶點架。最底下一層的藍邊白瓷盤上，放著切成長條或三角型的各種三明治，它們是：煙熏三文魚和芝士，火腿黃瓜芥末，雞肉生菜蛋黃醬；中間一層的藍邊白瓷盤上，放著涂凝脂奶油的剛出爐斯孔鬆餅，奶油正在融化，沿著金黃的餅壁流下，觸到溫度較低的盤子上，重新凝結起來；最上一層的藍邊白瓷盤上，放著嬌小的馬卡龍，五色水果塔，和紅酒味的奶油泡芙。架上的所有茶點，都倒影

在兩把擦得明鏡雪亮的銀壺壁上，壺裡裝著錫蘭紅茶和牙買加咖啡。

顛地大班比凱塞克大班年輕10來歲，身材魁梧，食欲旺盛。他用小銀夾子夾下一疊三明治。凱塞克大班隻是往斟滿紅茶的藍邊銀花瓷杯裡，加了一塊砂糖，悠悠地等待顛地開口。

“威廉，您是從辦公室直接到禮查飯店來的嗎？”顛地大班問。

”是的。“凱塞克大班回答。他不明白顛地的詢問是客套，還是另有玄機。

”路上順嗎？”

”很不順。從外灘經過威利斯橋到蘇州河北岸，走了三刻鐘。到處都在拆房子，尤其是靠近領事館那一段，領事館花園旁的木板屋正在拆除。”

”戰爭結束了，華人都在離開。根據工部局統計，租界裡共有8700處華人房屋，其中2400處已無人居住，這個趨勢正在加劇。這對地產投資人不是好消息。”

凱塞克大班心裡噼啪一跳，顛地果然提到地產投資了！

”寶順洋行和儀和洋行過去都經營鴉片，生意理念相似，有些新的事業也可以合作。”

凱塞克大班的心幾乎跳到喉嚨口。顛地要以合作為名，阻擋儀和獨資購買那片軍用道路嗎？

”請看這個，”顛地從上裝口袋掏出一份報紙，遞給凱塞克。這是每兩周從香港到達上海的郵船上送來的最新一期《倫敦郵報》。這份報上，用紅墨水框出兩段有關美國南北戰爭的報導，第一段的内容如下：

“本年，北軍最高統帥採用新的戰略方針，在東西兩線同時展開強大攻勢。在東線以消耗南軍主力為主要目標，在西線用強大兵力深入南軍腹地，切斷‘南方聯盟’的東北部和西南部聯繫。8月初，謝爾曼將軍麾下的5萬北軍正在向亞特蘭太城推進，尋求在該城下和南軍決戰，預計這場決戰的結果將決定這場戰爭的明年走向。”

第二段的内容是：”為了給‘南方聯盟’有‘后門’可逃，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

納的西部地區一直以來都不停地在陸地上，向墨西哥的Matamoros自治市輸出棉花，更派人越過北方的海上封鎖到歐洲各地交換物資。北方為了阻止這些行動，對德克薩斯州進行侵略，但至今為止都已失敗。最近，在德克薩斯州境內的加爾維斯頓和SabinePass戰役，南軍又把北軍徹底擊退。”

“這些報導很有價值。不過。。。 ” 凱塞克看完后，滿肚狐疑亨利顛地為什麼要給自己看《倫敦郵報》的這些報導。

”我想組織財團做倫敦棉花期貨，希望您能加入， “ 顛地用明亮的藍眼睛看著凱塞克，兩頰的酒窩陷得很深。

”棉花期貨？做漲還是跌？ “ 凱塞克心裡鬆了一口氣，卻故意臉露驚訝。寶順的投資目標不在租界地產，和儀和就沒有沖突了。

“做漲。”

”亨利，您不覺得做漲太冒險嗎？美國的內戰一旦結束，美洲棉花就會泛濫全世界。 “

”威廉，我有把握美國的內戰不會很快結束，至少兩年內不會。 “

”我覺得您還是謹慎一點好。去年，葛底斯堡一戰，南軍慘敗，北軍從此佔了上風。按照剛才您給我看的《倫敦郵報》，謝爾曼將軍的北軍已經到達亞特蘭太，如果在那裡打勝，戰爭很快就會結束。 “

”我想給您看一件東西，看過以后，您會改變想法的。 “ 顛地壓低喉嚨，神秘地說。 ” 不過，看之前，您必須發誓保密。 “

”我發誓保密。 “ 凱塞克也壓低喉嚨。

顛地沒有戴領帶和領結，脖子圍著絲圍巾。他伸手往胸前探入格子呢上裝的內口袋，取出一張帶著他體溫的信封，交給凱塞克。

凱塞克被顛地的神秘行為感染，仔細地端詳一下信封。信封上除了印著東番匯理銀

行的商標紋章，空白無字。打開信封，裡面是一張印著東番匯理銀行水印的信箋紙。紙上用黑墨水字跡鮮明地寫著以下一排字：

“9月2日，謝爾曼北軍在亞特蘭太城外大戰南軍。戰鬥結果，北軍大敗。”

“這是東番匯理銀行私家電報的抄文。”顛地告訴凱塞克。

” 怎麼，匯理銀行在上海有通訊電報？ “ 凱塞克非常驚訝地抬起頭問。

” 不，在上海誰也沒有電報，大清政府禁止海底電纜登陸。 “

然後，顛地將電報的來歷告訴凱塞克：1850年，首條海底電纜橫越英吉利海峽，將英國和歐洲大陸連接起來，然後通過中東地區，又和印度和東南亞連接起來。1857年，首條橫越大西洋的海底電纜敷設完成，但是這條海底電纜隻使用幾天便告性能不穩，停止使用。後來，美國內戰爆發，“南方同盟”依靠走私犯打破海上封鎖。這些走私犯為了跟歐洲做生意，重新啟用這條時好時壞的電纜發電報。東番匯理銀行倫敦總行和這些走私犯搭上關係，所以能比《倫敦郵報》更早得到戰場第一線的消息。

“這份電報怎麼到您手裡的？”凱塞克聽完電報的來歷後問。

” 在回答您這個問題前，請您先回答我，看了這份電報，您還覺得美國的內戰很快就會結束嗎？ “

” 不，美國的內戰不會很快結束，如果這份電報靠得住的話。 “

” 讓您見個人，你就知道電報靠得靠不住了。請等一下。 “ 顛地從凱塞克手裡取回電報，走到門外向首席侍者吩咐幾句。

幾分鐘後，侍者向貴賓室帶來一位身材細小而矯健，衣冠楚楚，膚色黝黑，黑發濃密的紳士，要不是他藍色的眼睛和挺直的鼻梁透露了西洋人的血統，凱塞克會把他當作南亞人。

“這位是東番匯理銀行董事會理事裡德律師，這位是儀和洋行大班威廉凱塞克。”

顛地介紹雙方。

”初次會面，不勝榮幸。“裡德律師和大班握手。

”確是初次見面。不過，沒有記錯的話，閣下三年前擔任領事法庭陪審官，審判過鄙行商船‘玫瑰號’和江海關之間的案子。”凱塞克笑著指出。

“大班好記性，我仍記得那件案子的戲劇性結局。”裡德笑著和兩位大班一齊坐下。要麼是沒有食欲，要麼是經常面對各種大排場，這位遠東首屈一指的大銀行董事會成員對桌上豐盛的茶點連看都沒看一眼。

”裡德律師，電報我已給凱塞克大班看過了。大班需要求証一下電報的可靠性，請您幫個忙。“顛地說。

”非常樂意幫這個忙，“裡德用專業的口氣答復，”事情是這樣的，鄙銀行向一切有興趣投資原材料期貨的可靠商家提供押匯服務。過去，在孟買，我們的主要業務是鴉片押匯。后來，總行遷到倫敦后，業務擴大到各種原材料的期貨投資押款，包括煤炭，鐵砂，糖，棉花，咖啡，等等，我們都有押款服務。美國南北內戰爆發后，南方的港口被封鎖，對曼徹斯特棉紡廠來說是生命線的南方棉花，成了奇貨可居，要靠走私商人越過封鎖，偷偷運出來。為了穩定棉花價格，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开辟了6個月，12個月，18個月到期的三種棉花期貨。這三種棉花期貨的漲跌走勢，被曼徹斯特棉紡業用來預測成本，而直接決定這三種棉花期貨漲跌的就是來自戰場上的消息。鄙銀行為了幫助投資棉花期貨的顧客，收買了棉花走私商人通過大西洋海底電纜發來的電報，將戰場上的消息比外交官更快地送到顧客手裡。剛才，大班看到的這份電報，就是本行駐香港分行收到倫敦總行的電報后，通過郵船送到上海來的。“

“凱塞克大班，聽了裡德律師的解釋，您對電報的可靠性，還有什麼問題嗎？”顛地問。

”我能不能理解這份電報上的消息是兩個禮拜以前的最新消息？”凱塞克問。

”對，從香港到上海的郵船每兩個禮拜發一次船，郵船是昨天到的，所以顛地大

班約我和您今天來下午茶。”

”晚了兩個禮拜的消息，在期貨市場上還有作用嗎？”凱塞克問。”誰都能推測，謝爾曼北軍在亞特蘭太大敗，戰爭就會延長，戰爭延長，南方的棉花就要繼續靠走私出口，棉花的價格就下不來。現在這個時候，利物浦交易所裡的三種棉花期貨恐怕早已漲上去，漲停板了。”

”大班，您的假設是利物浦交易所裡的投機客都看到了這份電報，”裡德低下頭，理了理在講究的西服上裝口袋邊緣露出的手帕，然後抬起頭，他黝黑的臉上看不出被凱塞克所提問題有絲毫難到的跡象。”其實不然。和本行分享這份電報內容的走私商人，同時也是向本行作棉花期貨押款的投機客，他們和本行利害關係一致，不可能和棉花期貨的其他投資客，也就是他們的競爭對手，分享這份電報內容。”

”除了走私商人，新聞報紙不會報導這個消息嗎？”

”會，但是要慢一點。報界的書呆子，認為海底電纜性能不穩，依然依靠從紐約出發的特快郵船送消息。請看這張和我們的電報同船送達上海的《倫敦郵報》的報導：‘8月初，謝爾曼將軍麾下的5萬北軍正在向亞特蘭太城推進，尋求在該城下和南軍決戰，預計這場決戰的結果會決定這場戰爭的明年走向。’和我們的消息相比，至少慢了一個月。隻要和我們合作的走私商人繼續獨享大西洋海底電纜，我們就能有提前四個禮拜得到戰場消息的優勢，足夠抵消從香港到上海，沒有電報，需要靠郵船送信的耽擱。順便說一下，去年葛底斯堡戰役，南軍大敗，我們就是靠走私商人的電報，提前得到消息，買跌棉花期貨，可觀地賺了一把。”

“如果棉花交易所開在上海，能提前四個禮拜得到消息，確實是個領人羨慕的優勢。但是，郵船花兩個禮拜把這份電報從香港送到上海，再花兩個禮拜把投資者的決定從上海送回香港，再從香港立刻發電報去利物浦下單，四個禮拜的優勢，不就耗盡了？請裡德律師檢查一下我的時間估計有錯嗎？”

“凱塞克大班，您的時間估計像瑞士鐘表一樣精準。”裡德律師用細長的手指敲擊桌面來加強語氣，”但是，為什麼投資者的決定要在上海做呢？”

”因為投資者的資金在上海。”

”威廉，我希望你加入的棉花期貨財團，資金在上海出，決定在利物浦做。”顛地笑容可掬地說。

“亨利，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裡德律師，請向凱塞克大班解釋細節。”

”細節是這樣的，這個財團在上海籌集資金，存入本行在上海的分行麗如銀行，然後由麗如銀行以這筆存款作抵押，委托本行在倫敦的總行東番匯理銀行投資棉花期貨。鑒於東番匯理銀行在當地具有剛才說到的提前四個禮拜得到戰場消息的優勢，東番匯理銀行有把握在利物浦交易所做出對上海財團最有利，而且是最穩當的投資決定。每次交易的利潤，70%歸上海財團，30%歸東番匯理銀行。非交易期間，上海財團存在麗如銀行的錢，按活期存款付息。如果，上海財團要撤資的話，請給一個月的提前通知。”

“我懂了，這就是由上海財團出錢，由東番匯理銀行出力，合伙在利物浦交易所炒作棉花期貨。”

”怎麼樣，威廉，儀和洋行有興趣加入這個財團嗎？”顛地問。

”如果凱塞克大班，還有其他問題，我都樂意回答。”裡德沒有絲毫催凱塞克表態的口氣。

”能不能告訴我，這個財團的資金規模有多大？除了寶順洋行，上海還有哪家商號已經加入？”

”這個財團目標集資50萬英鎊，最低入股額是5萬英鎊。目前，除了寶順洋行外，還有匯隆銀行，利升銀行，珂加利銀行，匯川銀行，利生銀行已經加入這個財團。各家商號具體投資的數目，原諒我在儀和洋行還未決定加入時，不便透露。”

凱塞克暗暗吃驚：這麼大的集資，等同於當年大清政府為林則徐在虎門焚燒20000箱鴉片所賠煙價的一半。

“牽涉的金額大了一些，我需要回本行去和同僚商量，”凱塞克決定委婉地拒絕加入財團，但是他不願當場挑明，拒絕的理由是儀和的資金要投資於軍用道路。“24小時內，本班郵船開去香港前，我給兩位答復。”

”如果儀和洋行一時不能抽到足夠現金，不用擔心，本行的上海分行麗如銀行接受棉紗，船隻，鴉片，和地產作現金抵押，利率從優。“裡德口氣異常體貼地說。

”謝謝您的關照。我曉得，貴銀行有大英政府頒給的印鈔特許權，和貴銀行合伙投資，現金有先天保障。“凱塞克站起來，”亨利，謝謝豐盛的下午茶，我該告辭了。“

”一天內等您佳音，”顛地酒窩迷人，笑著說。

”如果儀和決定不加入，”顛地送別凱塞克后告訴裡德，”余下的無主股份，寶順會統統購下。“

第二天中午，顛地收到儀和洋行的正式來函，表明儀和因各項資金已有定向，無意負債，所以不能加入財團，祝寶順投資棉花期貨順利。

這個答復沒有完全出乎顛地的預料：凱塞克年紀大了，膽子小了，隨他去吧。感嘆之余，顛地把寶順洋行在碼頭邊上的土地抵押給麗如銀行，購入財團余下的股份。接著，財團投資棉花期貨的授權單，及時搭上本班郵船，經香港傳到倫敦東番匯理銀行總部。

一個月后，也就是兩班郵船后，顛地看到最新送來的《倫敦郵報》上這麼寫道：”9月2日，謝爾曼摩下的5萬北軍在亞特蘭太城外全殲南軍，一舉佔領亞特蘭太。至此，‘南方同盟’東北部和西南部的聯系，已被北軍完全切斷。估計戰爭明年就會結束。“

天哪！東方匯理銀行的電報上明明寫著“北軍大敗。”。顛地決定立刻去麗如銀行問個清楚。